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

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毛紡史料組編
上海市毛麻紡織工業公司

中国科学院經濟研究所 資本主义經濟改造研究室主編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国資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

上海民族毛紡織工业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毛紡史料組編
上海市毛麻紡織工业公司

中国科学院經濟研究所 資本主义經濟改造研究室主編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 華 書 局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
上海民族毛紡織工业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毛紡史料組編
上海市毛麻紡織工业公司
中国科学院經濟研究所 资本主义經濟改造研究室主編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7号

中華書局排版廠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 1/32·7 1/2 印張·1 插頁·160,000 字

1963 年 12 月第 1 版

196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850 定价：(9) 1.20 元

统一书号：11018·479 63.11. 京型

編 者 說 明

《上海民族毛紡織工業》一書，是根據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研究室所擬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改造研究工作五年規劃（草案）》的要求編寫的。全書以整理編寫上海民族毛紡織工業的史料為主，並涉及全國各地民族資本、官僚資本、外商資本毛紡織工業的一些資料。

書的編寫工作是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上海市毛麻紡織工業公司的領導下，組織毛紡史料組進行的。

本書在編寫過程中，得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調研處的指導，上海市紡織品採購供應站和針織品採購供應站以及上海市毛麻紡織工業公司所屬各廠等有關方面人員，曾協助搜集資料和提出意見，對本書的編寫完成幫助很大，謹此志謝。

由於編者的水平有限，疏漏和錯誤之處在所難免，請讀者給予批評指正。

編 者

1962年12月

69211/09

內 容 簡 介

毛紡織品是西方資本主义国家侵入中国 最早的商品之一，鴉片战争以前，进口金額曾占外洋輸入工业品的第一位。此后比重虽然下降，但一直到解放前夕为止，帝国主义始終控制着我国毛紡織品市場。

1878年籌設1880年開車的甘肃兰州織呢局，是我国第一家官办近代輕工业，到1883年便失敗停歇。自此，毛紡織工业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空白期”，直至1907年以后，在所謂“挽回利权运动”中，才有上海日輝織呢商厂、北京清河溥利呢革公司、武昌湖北毡呢局等几家陸續設立，連同兰州厂的复工，是为我国早期的四大粗紡厂，可以說是我国毛紡織工业第一次的复苏。但这些厂开工的时间仍然短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又相繼夭折。大战以后，日輝、兰州和清河等厂再度复工。曾几何时，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又再次全面停頓。

自1878年至1928年半个世紀內，我国毛紡織粗紡工业經歷了三起三伏的过程，总的說来是开工的时间少，停工的时间多，最后被逼瀕于复灭的境地。民族毛紡織粗紡工业的竭蹶状况，比之一般民族工业是更为突出的。由于国内呢絨市場的狹隘，特別与广大农村的消費絕緣，在帝国主义商品傾銷的高压下，民族資本所可迴旋的夹縫是更小了。

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从帝国主义压力較輕的环节中發展起来的駝絨專业，和三十年代出現的精紡、絨綫等專业，連同原有的

粗紡專業，开始形成民族毛紡織工業體系。不能否認，民族毛紡織工業在抵制帝國主義商品，發展近代工業生產和促進民族市場等方面，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和束縛下，粗紡專業放棄國毛改用進口廢毛，精紡、絨綫、駝絨等專業採用進口毛條和毛紗，退為帝國主義輸入原料和半制品的加工工業。它們在市場上有與帝國主義商品鬥爭的一面，又有推銷帝國主義半制品等依賴的一面。在與帝國主義進行市場鬥爭中，民族毛紡織工業始終居于劣勢，唯有在人民反帝愛國運動高漲時，才能獲得短暫的喘息機會。而且在國內市場上和生產品種上還得處處讓路，避免與帝國主義的進口商品正面發生衝突。特別在三十年代以後，民族毛紡織工業的半殖民地性格不斷深化。由於帝國主義加緊了資本輸出，自1932年至抗戰前夕的短短幾年內，上海、天津等地新設的外商毛紡織廠，它的實力已遠駕乎民族資本之上了，民族資本雖然不過居于半制品加工地位，但也日益感到外商廠傾軋的威脅。

1937年抗戰發生後，在孤島時期的特殊環境下，上海毛紡織工業曾一度畸形病態發展，愈益加重了它的分散性和落后性。1942年日軍進入“租界”，整個上海毛紡織工業再次受到嚴重摧殘，奄奄一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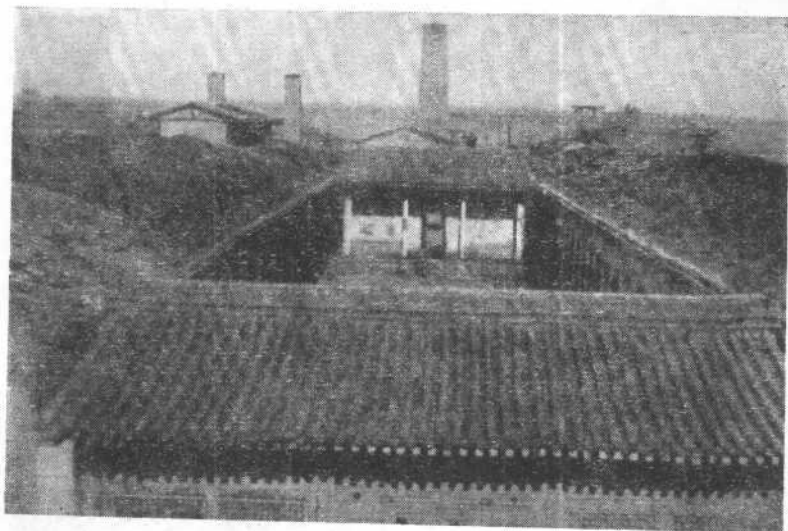
抗戰勝利以後，官僚資本接收日偽毛紡織工廠，壓制了民族資本企業。民族毛紡織工業雖在反動政府限額外匯的刺激下，盲目擴充了許多破爛陳旧的設備，那只是替這個行業增添了不平衡性和落后性。民族毛紡織工業不僅受官僚資本的壟斷壓制，更受到反動政府的各種搜刮掠奪，急劇地走向下坡，迨至上海解放前夕，已完全處於癱瘓狀態。

上海解放後，上海民族毛紡織工業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确領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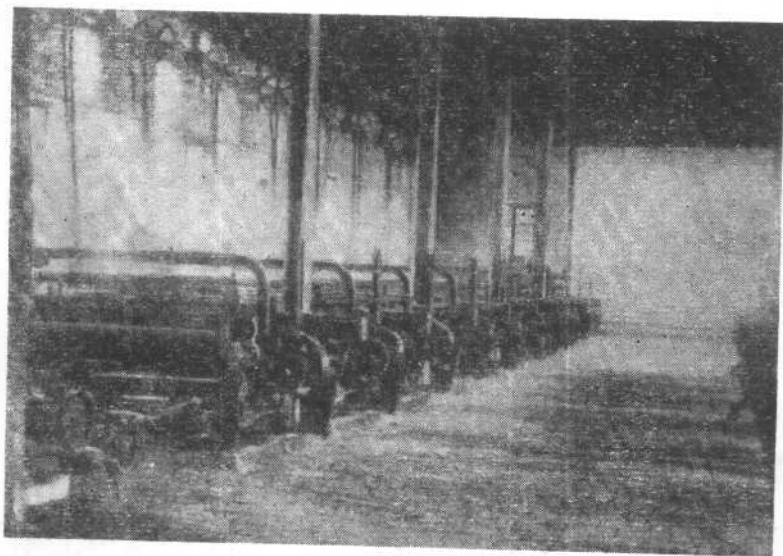
下获得了新生。全业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初步改造，从恢复走向好转。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鼓舞下，1953年以后，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有了进一步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的迅速发展，1955年10月，私营毛纺织工业结合经济改组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把分散、落后的企业组成为具有纺、织、染、整的全能毛纺织厂。全行业合营与定息制度的实行，企业的生产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基本上已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通过一系列的改组、改革工作，全业出现了生产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1958年，在党的领导下，上海毛纺织工业广大职工群众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出现了波澜壮阔的生产大发展的高潮。

上海毛纺织工业，在解放后短短十余年内，不仅早已摆脱了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建立了独立的毛纺织工业，并且取得了改造的伟大胜利，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正向着无限广阔的前途迈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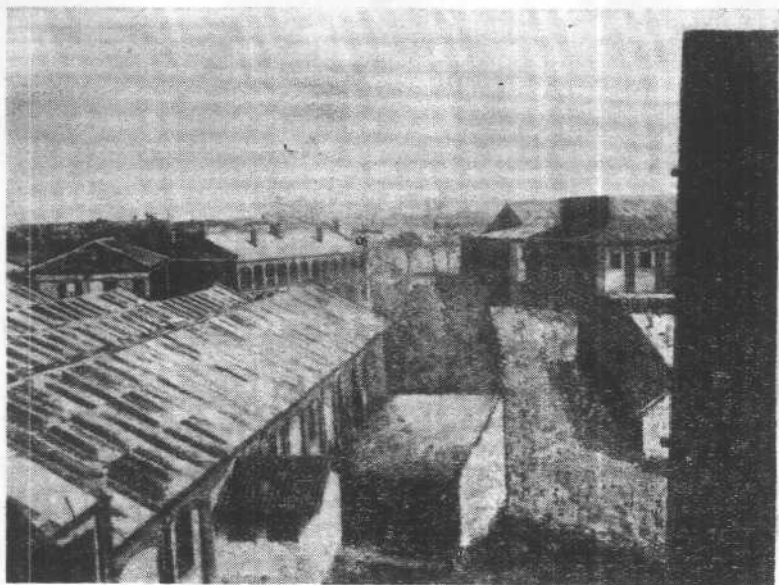


兰州织呢局的工房建筑



兰州织呢局的织造车间

采自陈其田編《Tso Tsung T'ang, Pioneer promoter of the modern dockyard and the woollen mill in China》，1938年燕京大学出版。



日輝紵呢商厂的厂房建筑



日輝紵呢商厂供洋■居住的洋房外景
匠

目 录

編者說明

內容簡介

引 言

一、外国呢絨的輸入	1
二、近代毛紡織工業的萌芽	8
第一章 上海民族毛紡織工業的發生(1907—1913年)	20
一、挽回利權運動中的毛紡織工業	20
二、上海日輝織呢商廠的創辦經過	26
三、早期毛紡織廠的天折	36
第二章 上海民族毛紡織工業的病態發展(1914—1930年)	41
一、毛紡織工業的再次復工和停歇	41
二、上海的駝絨業	55
三、章華毛絨紡織廠的設立	66
四、雙重打擊下的中國羊毛事業	70
第三章 上海民族毛紡織工業半殖民地化的 加深(1931—1937年)	75
一、粗紡和駝絨專業的波折	75
二、精紡專業的發生	86
三、絨絨專業的發生	98

四、抗日战争前上海毛紡織业中外厂实力对比	107
第四章 上海民族毛紡織工业的灾难(1937—1945年)	113
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摧残	113
二、孤岛畸形繁荣	117
三、日军侵入“租界”，全业奄奄一息	126
第五章 上海民族毛紡織工业的瘫痪(1945—1949年)	132
一、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毛紡織工业	132
二、帝国主义毛紡織品的倾销	136
三、官僚资本的壟断和民族资本的瘫痪	141
第六章 工人生活和工人运动	153
一、劳动和工资	153
二、工人运动	162
第七章 上海私营毛紡織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70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改造	170
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81
三、全行业公私合营和企业的改组改革	199
附录：全国主要毛紡織厂表(1880—1949年)	216

引 言

一、外国呢絨的輸入

用兽毛紡織,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四五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已經懂得用熊羆狐狸等的毛和羊毛紡織成衣料。如《禹貢》的“罽”^①;《詩經》的“毳衣”^②,都是用細毛織成的高貴織物。汉朝以前,这种織物指定作为封建君王和公侯礼服的衣料^③。从春秋到汉末,民間也采用一种用粗毛織成的“褐”,孔子的門徒曾参及三国时曹植都會以“褐”来代表当时粗賤的服装。如曾参說“衣褐寬薄”,曹植說“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这說明在我国古代,毛織品早已成为人們服用的織物之一了。

封建王朝既选用細毛織物,就强迫臣民納貢并苛求华丽。有的染成采文^④,有的鑲嵌金絲;唐朝有提花的百鳥毛裙^⑤,明朝有毼金絲的毛織五色栽絨龙袍^⑥,使毛織品逐漸向艺术裝飾品方面

① 《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以毳毛織罽。”

② 《詩經》：“毳衣如裳”，“毳衣如璫”。

③ 《詩王風大車篇》箋注：“毳衣，大夫之服”。“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

《汉书·高帝紀》：“賈人毋得衣錦綉，綺縠，絺紵，罽”。

④ 《后汉书·西南夷傳》：“哀牢夷知染采文，綉罽”。

⑤ 《旧唐書·五行志》：“中宗女安乐公主尙方織成毛裙，合百鳥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鳥之伏，并見裙中。”

⑥ 《毛織工业报告書》，第1頁：“明孝宗弘治时代(1488)，甘肅肅州一带以羊毛制成一种栽絨織物，上等的佳品，毼以金絲，配以五色，顏色燦爛，花紋鮮麗，皇室曾采用之以制龙袍。”

演化。粗毛織物在汉魏以后始終没有什么發展。民間一般服用，主要是麻葛絹絲等織物。

手工毛織在我国虽有很長的历史，几千年以来，受着封建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縛，停滯在落后状态。

外国毛織品的輸入，早在汉代便已見諸史冊。到了明末清初，英国的毛紡織品开始进口。十七世紀的六十年代，英国商船开到厦門，在厦門開設商館就地交易，运来的貨物有大呢、羽毛、嗶嘰等，由閩广商船再轉運广东銷售^①。

十七世紀八十年代(1685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当时华洋貿易主要集中在广东一地。从十七世紀末期到十八世紀初期，外国呢絨每年进口金額不过数万两^②。在《紅樓夢》第四十九回中，已見到羽毛緞、哆罗呢等外国呢絨。《紅樓夢》这部书是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以前写的。外国呢絨虽已被像賈府这样的封建貴族家庭所采用，但为数仍有限。迨至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后，英国呢絨輸入額始逐渐增加^③。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每年輸入的金額已达三百万元左右，成为英国对我国貿易的主要商品，所占的比重仅次于鴉片和棉花。如果除去鴉片、棉花等由印度、南洋各地轉販而来的东方貨物，單就英国本国运来的制造品而言，呢絨約占80—90%。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由于棉布的开始輸入我国，呢絨占自英国本国对我国輸出商品总金額的比率虽逐渐下降为70%左右，但仍高踞首要的地位^④。

① 据中国科学院經濟研究所所藏档案抄件，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福州將軍兼管閩海关敬致請变通收稅章程折》。

② 陈其鹿：《英国对华商业》，商务印书館1943年再版本，第77頁。

③ 同上書，第77頁。

④ 同上書，第10—11頁表列数字整理。

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除了英国以外,其他国家也有呢絨从广东进口,但数量上远比不上英国,英貨所占总金額約在 80% 左右。

十六世紀以来,毛紡織是英国傳統的重要工业,在英国国内,毛紡織制造商人一直处在壟断的地位;英国对外,呢絨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商品,在中国呢絨市場上也独占优势。

1840年,英国以武力侵略中国,进行了可耻的鴉片战争,并且在1842年强迫中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辟了五口通商和改定海关稅則。当时英国的商人兴奋得發狂,以为一举获得了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新市場,都准备大批商品运到中国来。馬克思在《論中英条約》的一篇文章里,举了两个例子:雪菲尔德一家有名的商行,向中国輸出大批吃飯用的刀和叉,他們只想到中国的人口最多,人人要吃飯,人人要用吃飯的餐具,这是最好的买卖。另外一家著名的倫敦商行向中国輸出了大批鋼琴。这些商品不顧中国市場条件而运到中国来的結果,都遭受了厄运。毛紡織品也有某些类似的情况,不过沒有上面两个例子的显著。前一时期,英国将呢絨輸入中国,主要的目的是抵充購買我国絲茶的銀款,并非由于我国市場的需要。当时我国人民对呢絨并不怎样欢迎,因为呢絨不适合縫制我国当时的服装,而我国絲綢、土布等紡織品有着固有的消費傳統,土布更有其广泛的自然經濟基础。呢絨要在中国找到主顧,除非貶价出售,才能侵占我国国内紡織品的一部分市場。所以早期英国向中国販卖呢絨一直是亏本的^①。尽管如此,英国在鴉片战争以后,还是增大了对中国輸出毛織品的数量,1845年达十八万余匹。由于我国呢絨市場的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选輯》,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7頁。

容量有限,以及在外國資本主義的鴉片貿易和種種掠奪下我國人民的購買力日益低落等原因,此後幾年間的進口量反而逐漸下降。見下表:

1845——1856年英國呢絨進口量的消長情況

單位: 西

貨 名	年 份	1845	1846	1856
直 貢 呢		13,374	8,034	4,470
噶 嘰		91,530	75,784	36,640
其 他 毛 織 品		76,330	65,411	96,016
共 計		181,234	149,229	137,126

資料來源: 楊松、鄧力群編:《中國近代史參考材料》,第一冊,第10頁。

英國在產業革命以後,機器棉紡織工業進展最速,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代替了原來占著優勢的毛紡織工業的地位。對中國輸出的棉布價值也急速地上升,1840年的貿易額為二十三萬鎊,到了1844年激增至一百四十五萬鎊,追上了毛織品的價值。此後四十年中所起的变化更大,毛織品每年平均進口價值仍停滯在一百萬鎊左右,而棉紡織品增加到五百餘萬鎊,超過毛織品達五倍以上。歷年進口價值的变化見下表:

英国毛紡織品、棉紡織品对我国輸出年平均进口价值

單位：千鎊

时 期	毛 紡 織 品	棉 紡 織 品
1842—47年	1,015	1,015
1865—68年	1,550	4,610
1869—72年	1,240	6,740
1873—76年	1,040	5,920
1877—80年	1,200	5,320
1881—84年	1,030	5,420

資料来源：根据陈其鹿：《英国对华商业》，商务印书館1943年再版本，第79-80、84頁整理。

英国棉紡織品对我国进口价值的激增，毛紡織品降为貿易的次要地位，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放松毛織品的入侵，它仍保持着独占我国呢絨市場的优势。呢絨仍不失为英国对中国經濟侵略的重要商品之一。

开放五口通商以后，資本主义国家呢絨的重要輸入口岸，逐渐由广东轉移到上海。据《关册》的記載，从1859年开始至1864年上海进口毛織品即达4,968,000关两，此后十余年，每年在四、五百万关两左右。一直占我国毛紡織品輸入总額的90%左右。从此上海成为資本主义国家呢絨对我国輸出的最大集散地。

当时由上海进口的呢絨，它的主要品种如下表：

1864——1884年上海进口呢絨的主要品种統計

單位：千关兩

年 份	輸入總額	羽 毛	粗 呢	嘜 羅 呢	小 呢	羽 絨	羽 紗	其 他
1864—66	14.823	3,300	2,444	1,401	1,674	869	1,940	3,195
1867—69	17.034	3,636	2,530	1,611	2,116	826	2,090	4,234
1870—72	12.155	2,380	1,703	2,314	1,496	1,031	440	2,791
1873—75	12.890	3,124	1,354	2,272	1,633	1,506	2,076	925
1876—78	12.101	2,530	1,591	2,033	1,366	1,408	219	2,954
1879—81	14.173	3,832	1,615	1,364	1,405	1,933	412	3,612
1882—84	9.517	2,502	995	856	976	1,588	1	2,599
共 計	92.702	21,304	12,232	11,851	10,666	9,161	7,178	20,310
占 總 額 %	100	22.9	13.2	12.9	11.5	9.9	7.7	21.9

資料來源：根據海關《關冊》整理。

注：1874年以前，海關以銀兩計價，均已折合為關兩數。

上表所列羽毛、粗呢、嘜羅呢、小呢、羽絨、羽紗六個品種在二十一個年頭中輸入金額的共計數，占到這個時期輸入總數的78.1%。這几种毛織品在當時的主要用途^①：

羽毛為平織物，供制服、号衣、枕头、斗篷等用。

粗呢為粗糙毛紗製成斜紋織品，作制服、号衣、椅墊、礼毡用。

嘜羅呢，毛短直立，是一種高級品，供軍官礼服等用，与哈喇呢、大企呢等統稱大呢。

小呢為粗紡平織品，多染深紅色有黑色闊邊，供礼毡等用。

① 叶量：《中國紡織品產銷志》，第113頁。